

## 第一章

此為一黑人醫生的奮鬥史，本刊微得中譯版權，由孫小姐翻譯，本期開始連載，請讀者注意——編者

# 恩賜之手

## 爸爸，再見！

「爸不再跟我們一塊兒住了！」

「爲什麼？」我強抑住淚問著，我不能接受媽媽這項奇怪的決定。「我愛爸爸！」

「爸爸也很愛你，本尼，但是他……他得到其他地方去，不回來了！」

「但是爲什麼呢？我不要他走，我要爸爸永遠跟我們住在一起。」

「爸爸他……他非得離開我們不可……」

「是不是我做錯了什麼，惹他生氣，所以他不要我們了？」

「那兒的話，絕對不是，你爸爸非常愛你。」

我哭出了眼淚：「那麼叫爸爸回來」

「我沒有辦法，我實在沒有辦法」。媽媽強有力的雙臂緊摟著我，想安慰我要我不要掉眼淚。我漸漸停止啜泣，平靜下來。但媽媽的手臂一鬆開，我又開始了一連串的問題。

「你爸爸他……」媽媽嘎然而止，我知道媽媽在搜收我能瞭解的字眼向我解釋。我那時

還小。「本尼！你爸爸他，他做了天大的錯事」

我一手抹去未乾的雙眼，「那麼你饒了他，叫他不要走嘛！」

「不是只有饒了他就能解決的，本尼！」

「可是我要爸爸，可提斯，我還有你住在一塊兒嘛！」

「媽媽再一次向我解釋，但是八歲的我實在懵懵懂懂，回顧過往，我一直不懂爸爸爲什麼離去，就算我能瞭解，大概也不能面對事實。當媽媽說爸爸要永遠離我們而去時，我的心碎了，因爲我實在太愛爸爸。」

爸爸很慈謫，經常不在家。可是若在他會抱著我坐在他膝上跟我玩！他很有耐性，我喜歡玩弄他手背上的青筋。我用手壓下，鬆手，看他跳回來。「看！跳回去囉！」我愉快的哈哈大笑，想盡辦法，把青筋壓下去，不叫它跳回來。爸爸總是不吭聲的任我盡情的把玩。有時候他會說「你就不夠力呀！」所以

我就更使勁的壓，青筋依然跳回來，沒多久我就失去興趣，找其他的事玩去了。

雖然媽媽說爸爸犯了大錯，我想不出爸爸能「壞」到什麼地步。一向爸爸對我，對哥哥可提斯都很好。爸爸有時送禮物給我們，不爲什麼特別的理由，「哪！我想你們會喜歡的！」爸爸不加思索的說，黑眼珠子閃爍著。

多少個下午我纏著媽媽不放，或雙眼瞪著時鐘，直等到爸爸要下班的時刻，才衝出去等他。我伸長著頸項，直看到爸爸走向我們家的巷子。「爸爸！爸爸！」我叫著，飛奔著迎向他。爸爸伸手把我這個小人整個抱起來，抱回家。

這幕情景在一九五九年，也就是我八歲那年結束了，父親永遠離開了我們。我幼小而受傷的心靈對未來感到無限長。不知沒有父親的日子怎麼過，也不曉得自己，還有十歲的哥哥，能否再與父親相見。

我忘了我哭了多久，也忘了問了媽媽多少次，但我不會忘記，爸爸離開我們的那日，是我有生中最悲痛的日子。我不斷的流淚，不斷地問媽媽各種問題，希望她能想想辦法，讓爸爸回家。

「沒有爸爸的日子我們怎麼過？」

「爲什麼你不挽留他？」

「爸爸不壞的，要他從今以後不再做錯事，他從此會變好的。」

我苦苦哀求，卻不能改變事實。在他們告訴我及哥哥之前，我父母早就已安排了一切。

「爸爸和媽媽應該住在一起」我強辯的說「再且和年幼的小孩子們住在一起的」

「本尼，你說的對，但在我們家行不通。」

「我不懂」。腦海子想念著爸爸跟我們一塊兒做許多事。比方，星期日爸爸帶著我和哥哥去兜風，拜訪朋友。有一戶人家我們常常去，爸爸與大人們閒聊時，我和哥哥就與小孩子們玩耍。後來我們才清楚真相——原來爸爸還有另外一個妻子及其他的子女，那時我們一點也不知道。我不曉得媽媽是怎麼發現爸爸還有另種生活的，但是爲了不讓我與哥哥擔憂，媽媽從未告訴過我們。現在我是個大人了，我倒常埋怨，媽媽爲了保護我們小孩，那時卻未明說爸爸做的錯事是什麼。我們也無法分擔她那時的痛苦。多年之後我也才瞭解母親所謂的「你爸爸受了女人、毒品之害」是什麼意思。

早在母親發現父親另有家庭之前，我就感到父母之間有些不對。爸爸媽媽不會吵架，不過爸爸總是默默的避開。他出門的次數愈來愈多，在外的時間愈來愈長，我不明白原因何在。但是當母親告訴我「你爸爸不會再回來」時，我還是很傷心。

我未曾對母親提過，每夜臨上床前，我都向神祈禱，「親愛的主，求您讓爸爸再團聚」小心靈只知道神可以幫助他們和好，讓我們一家重圓。我不要他們離異，我實在不能想像，失去了父親如何過日子。

但是父親卻從未再回來過，日日月月的過了，我知道我們母子沒有父親仍可活下去。我們更窮了，我可體會母親很憂慮，但她很少向我或哥哥提及。當我大一點，十歲左右，我意識到我們母子三人過得比父親在的日子還好，因為我們有平安，家裏亦不再有死寂的時

候！我不再害怕的捲縮在自己的房間內，擔心不講話的父母，不知下一步如何。也就在那時，我不再向神祈禱父母破境重圓。我問哥哥可提斯說「他們分開更好，不是嗎？」

「大概是吧！」可提斯答覆著。哥哥就像媽媽一樣，不太表達內心的感受，但是我明白，他不甘願承認，沒有父親的日子比往昔好。

回憶自父親離家以來，我並未怒氣連連，抱怨不休。雖然母親說，這件事對我們兩兄弟都是個痛苦的經驗。父親離家而去，我們兩個小孩都得自我調適。但是從他離開之後就不復記憶，或許這是我自我調適的方法——忘記傷痛。

每當我們像過去一樣，伸手要錢買玩具或糖菓時，媽會說，「沒有錢！本尼！」父親離家後的幾個月，我與可提斯聽這句話不下一百次，這也是家裏的實際情形。不久，我發現母親臉上難過的表情，她口頭上雖拒絕了我們，心裏上卻很不忍。因此我也就不再開口向她要錢，反正我們買不起。

曾有幾次，母親臉上閃過怨對的神色，接著平靜的向我們解釋，你父親雖疼愛你們，可是沒有留下半毛錢給我。我依稀記得有那麼幾次，母親上法庭去要贍養費，最後父親總算寄過一、二個月的錢，可是不是全額。他總有個冠冕堂皇的藉口——總不能一次都給全數吧！我會再補上的，我保證。父親從未補上那不足的數額，最後母親完全打消了向父親要錢的念頭。

我知道父親沒有給母親錢，我們的生活就更苦了。但是因父親對我們慈藹，這點童稚的

愛還保存著，所以對父親也沒有敵意。但我不懂若他愛我們，爲什麼竟未給我們錢買食物吃。我對父親沒有懷恨怨對的原因之一是，母親很少，至少在我們面前很少責怪父親的不是。我記不起母親曾口頭上責怪父親。

此外，更重要的是，母親爲這三個成員的家帶來了安全感。雖然有段不短的時日，我思念父親，但是我對我們的家還挺滿意，因爲媽媽哥哥還有我過得還挺快樂！

媽媽是一個未受教育的年輕女子，來自大家庭，生存條件本來就不利，但是她不但在自己的生活，也在我們孩子的生活上締造了奇蹟。我彷彿聽見媽媽在說「不管環境多艱難，本尼，我們會安然無事的」。這些不只是空洞的字眼，對媽媽來說，她是深深相信的。哥哥與我也深信不疑。這點著實給了我莫大的安慰與自信。

母親剛毅的個性，泰半得自深邃的信仰，另一半出於天賦，她有能力激發哥哥與我，叫我們順服她的每句話。我們不富有，但不管環境多差，我們沒有憂慮過吃什麼，靠什麼而活。無父親，對母親是個大負擔，但她未抱怨，至少在我們孩子面前未抱怨，也未自憐過。我多多少少懂得她獨自扛著生計的大包袱。儘管她必需長時間工作，不能陪伴我們，我瞭解她在爲我們付出。她自我犧牲，這樣的奉獻，在我生命中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。林肯曾說過「我能有今天，或來日，全拜母親之賜」我不太肯定是否像林肯所描述的，但我的母親宋亞·卡森是最早對我有最強烈影響力的人。不談我母親的影響力，就無法談我的成就，講我的故事，就得從她開始。